

梵谷的向日葵

作者：余光中

梵谷一生油畫的產量在八百幅以上，但是其中雷同的畫題不少，每令初看的觀眾感到困惑。例如他的自畫像，就多達四十多幅。阿羅時期的「吊橋」，至少畫了四幅，不但色調互異，角度不同，甚至有一幅還是水彩。「郵差魯蘭」和「嘉舍大夫」也都各畫了兩張。至於早期的代表作「食薯者」，從個別人物的頭像素描到正式由畫的定稿，反反覆覆，更畫了許多張。梵谷是一位求變、求全的畫家，面對一個題材，總要再三檢討，務必面面俱到，充分利用為止。他的傑作「向日葵」也不例外。

早在巴黎時期，梵谷就愛上了向日葵，並且畫過單枝獨朵，鮮黃襯以亮藍，非常豔麗。一八八八年初，他南下阿羅，定居不久，便邀高敢從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羅同住。這正是梵谷的黃色時期，更為了歡迎好用鮮黃的高敢去「黃屋」同住，他有意在十二塊畫板上畫下亮黃的向日葵，作為室內的裝飾。

梵谷在巴黎的兩年，跟法國的少壯畫家一樣，深受日本版畫的引響。從巴黎去阿羅不過七百公里，他竟把風光明媚的普羅旺斯幻想成日本。阿羅是古羅馬的屬地，古蹟很多，居民兼有希臘、羅馬、阿拉伯的血統，原是令人悠然懷古的名勝。梵谷卻志不在此，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藝術的新天地。

到阿羅後不久，他就在信上告訴弟弟：「此地有一座柱廊，叫做聖多芬門廊，我已經有點欣賞了。可是這地方太無情，太怪異，像一場中國式的噩夢，所以在我看來，就連這麼宏偉風格的優美典範，也只屬於另一世界：我真慶幸，我跟它毫不相干，正如跟羅馬皇帝尼羅的另一世界沒有關係一樣，不管那世界有多壯麗。」

梵谷在信中不斷提起日本，簡直把日本當成亮麗色彩的代名詞了。他對弟弟說：

「小鎮四周的田野蓋滿了黃花與紫花，就像是——你能體會嗎？——一個日本美夢。」

由於接觸有限，梵谷對中國的印象不正確，而對日本卻一見傾心，誠然不幸。他對日本畫的欣賞，也頗受高敢的示範引導；去了阿羅之後，更進一步，用主觀而武斷的手法來處理色彩。向日葵，正是他對「黃色交響」的發揮，間接上，也是對陽光「黃色高調」的追求。

一八八八年八月底，梵谷去阿羅半年之後，寫信給弟弟說：「我正在

努力作畫，起勁得像馬賽人吃魚羹一樣；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畫幾幅大向日葵，就不會奇怪了。我手頭正畫著三幅油畫……第三幅是畫十二朵花與蕾插在一隻黃瓶裡(三十號大小)。所以這一幅是淺色襯著淺色，希望是最好的一幅。也許我不只畫這麼一幅。既然我盼望跟高敢同住在自己的畫室裡，我就要把畫室裝潢起來。除了大向日葵，什麼都不要……這計劃要是能實現，就會有十二幅木板畫。整組畫將是藍色和黃色的交響曲。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動筆，因為向日葵謝的很快，所以要做到一氣喝成。」

過了兩個月，高敢就去阿羅和梵谷同住了。不久兩位畫家因為藝術觀點相異，屢起爭執。梵谷本就生活失常，情緒緊張，加以一生積壓了多少挫折，每次更冒著烈日勁風出門去趕畫，甚至晚上還要在戶外借著燭光捕捉夜景，疲憊之餘，怎麼還禁得起額外的刺激？耶誕節前兩天，他的狂疾初發。耶誕後兩天，高敢匆匆回去了巴黎。梵谷住院兩周，又恢復作畫，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，才再度發作，又臥病兩周。一月二十三日，在兩次發作之間，他寫給弟弟的一封信，顯示他對自己的這些向日葵頗受看重，而對高敢的友情和見解仍然珍視。他說：

如果你高興，你可以展出這兩幅向日葵。高敢會樂於要一幅的，我也很願意讓高敢大樂一下。所以這兩幅他要那一幅都行，無論是那一幅，我都可以再畫一張。

你看的出來，這些畫該都搶眼。我倒要勸你自己收藏起來，只跟弟媳私下賞玩。這種畫的格調會變的，你看得越久，它就越顯得豐富。何況，你也知道，這些畫高敢非常喜歡。他對我說來說去，有一句是：「那……正是……這種花。」

你知道，芍藥屬於簡寧(Jeannin)，蜀葵歸於郭司特(Quost)，可是向日葵多少該歸。

足見梵谷對自己的向日葵信心頗堅，簡直是當仁不讓，非他莫屬。這些光華照人的向日葵，後世知音之多，可證梵谷的寓言不謬。在同一封信裡，他甚至這麼說：「如果我們所藏的蒙提且利那叢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，說真的也真值，則我敢對你發誓，我畫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蘇格蘭人或美國人出五百法郎。」

梵谷真是太謙虛了。五百法郎當時只值一百萬美金，他說這話，是再一八八八年。幾乎整整一百年後，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，其中一幅向日葵在倫敦拍賣所得，竟是畫家當年自估的三十九萬八千五百倍。要是梵谷知

道了，會有什麼感想呢？要是他知道，那幅「鳶尾花圃」售價竟高過「向日葵」，又會怎麼說？

一八九〇年二月，布魯塞爾舉辦了一個「二十人展」(Les Vingt)。主辦人透過西奧，邀請梵谷參展。梵谷寄了六張畫去，「向日葵」也在其中，足見他對此畫的自信。結果賣掉的一張不是「向日葵」，而是「紅葡萄園」。非但如此，「向日葵」在那場畫展中還受到屈辱。參展的畫家裡有一位專畫宗教題材的，叫做德葛魯士(Henry de Groux)，堅決不肯把自己的畫和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」一同展出。在慶祝畫展開幕的酒會上，得格魯士又罵不在場的梵谷，把他說成「呆瓜兼騙子」。羅特列克在場，氣得要跟德葛魯士決鬥。眾畫家好不容易把他們勸開。第二天，德葛魯士就退出畫展。

梵谷的「向日葵」在一般畫冊上，只見到四幅：兩幅在倫敦，一幅在慕尼黑，一幅在阿姆斯特丹。梵谷最早的構想是「整組畫將是藍色和黃色的交響曲」，但是習見的這四幅畫裡，只有一幅是把亮黃的花簇襯在淺藍的背景上，其餘三幅都是以黃襯黃，烘得人臉頰發燥。

荷蘭原是鬱金香的故鄉，梵谷卻不喜歡此花，反而認同法國的向日葵也許是因為鬱金香太秀氣、太嬌柔了，而粗莖糙葉、花序奔放、可充飼料的向日葵則富於泥土氣與草根性，最能代表農民的精神。

梵谷嗜畫向日葵，該有多重意義。向日葵昂頭扭頸，從早到晚隨著太陽轉臉，有追光拜日的象徵。德文的向日葵 *Sonnenblume*，跟英文的 *sunflower* 一樣。西班牙文叫此花為 *girasol*，是由 *girar*(旋轉)跟 *sol*(太陽)二字合成，意為「繞太陽」，頗像中文。法文最簡單了，把向日葵跟太陽索性都叫 *soleil*。梵谷通曉西歐多種語文，更長用法文寫信，當然不會錯過這些涵義。他自己不也追求光和色彩，因而也是一位拜日教徒嗎？

其次，梵谷的頭髮棕裡帶紅，更有「紅頭瘋子」之稱。他的自畫像裡，不但頭髮，就連絡腮的鬍鬚也全是紅焦焦，跟向日葵的花盤顏色相似。至於一八八九年九月他在聖瑞米瘋人院所繪的那張自畫像(也就是我中譯的《梵谷傳》封面所見)，鬍子還棕裡帶紅，頭髮簡直就是金黃的火焰；若與他畫的向日葵對照，豈不像紛披的花序嗎？

因此，畫向日葵即所以畫太陽，亦即所以自畫。太陽、向日葵、梵谷，聖三位一體。

另一本梵谷傳記《塵世過客》(*Stranger on the Earth : by Albert Lubin*)詮釋此圖說：「向日葵是有名的農民之花；據此而論，此花就等於農民的畫像，也是自畫像。它爽朗的光采也是仿自太陽，而文生之珍惜太陽，已奉為上帝和慈母。此外，其狀有若乳房，對這個渴望母愛的失意漢也許分

外動人，不過此點並無確證。它自己(在給希奧的信中)也說過，向日葵是感恩的象徵。」

從認識梵谷起，我就一直喜歡他畫的向日葵，覺得那些在一隻瓶裡的花朵，輻射的金髮，豐滿的橘面，挺拔的綠莖，襯在一片淡檸檬黃的背景上，強烈地象徵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，而那深深淺淺交交錯錯織成的黃色暖調，對疲勞而受傷的視神經，真是無比美妙的按摩。每次面對此話，久久不甘移目，我都要貪饞地飽飫一番。

另一方面，向日葵苦追太陽的壯烈情操，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志氣，令人聯想起中國神話夸父追日，希臘神話的伊卡瑞斯奔日。所以我近作〈向日葵〉一詩裡我說：

你是掙不脫的夸父
飛不起來的伊卡瑞斯
每天一次的輪迴
從曙到暮
扭不屈之頸，昂不垂之頭
去追一個高懸的號召

.....2003.1.10《余光中精選集》.....

賞析：

余光中是台大外文系畢業，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，國家文藝獎得主。閩南人，因眷戀母親常州，亦自命江南人，又稱大陸是母親，台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曾任教於師大、政大、中山大學等校。著譯已出版專書五十種。曾獲國家文藝獎、吳三連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、霍英東成就獎。黃維樑稱讚余光中的散文，可用「精新鬱趣、博麗豪雄」八字形容。

余光中是國內第一位翻譯梵谷傳記的作家。這篇〈梵谷的向日葵〉從一幅畫作談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：荷蘭畫家梵谷的一生。梵谷是牧師之子，一生為精神疾病所苦，長期住在精神病院裡，畫壇上還流傳著他為高更割下耳朵的故事。最後舉槍自殺，得年三十七歲。梵谷作畫的時間約為十年，這十年是他創作的黃金期，也是他在憂鬱和焦慮的生命底層，綻放出如艷陽般光芒的色彩。梵谷一生充滿悲劇，卻在畫作上留給人們許多美好的想像和記憶。他在世時，鄰居

視他為瘋子，他一生只賣出一張畫，三餐不繼，但他逝世一百週年時，卻有六百萬人在荷蘭阿姆斯特丹，大排長龍等著看他的畫。梵谷一百五十周年冥誕時，美國歌手唐·麥可林創作 Vincent(梵谷的名字)紀念他，更讓他成為美和救贖歌詠的對象。

夸父，中國神話中美麗雄偉的身影，自不量力，與日競走，渴死於道中。棄其杖，化為鄧林。夸父表現出與大自然對抗的精神力量，雖然我們笑他自不量力，但是他高昂的鬥志和想要戰勝太陽的理想魄力，卻震撼了我們。死後化為桃花林，那紅色如血染般的桃花開遍，如同夸父不死的精神綻放著，鮮豔而美麗，而且將世世代代，永遠永遠繼續下去。余光中把梵谷名畫向日葵的精神意義指向夸父的意涵，我們不禁聯想起在精神折磨中的梵谷，以及他筆下那朵鮮黃亮眼的向日葵，圍繞著太陽，永遠為我們帶來希望與光明。

另外，文中的翻譯因為譯音關係，有些不同，如「高敢」指的是「高更」。瞭解之後，讀起來便沒有什麼障礙了。

--品味時間—

- 1.你知道梵谷的繪畫風格與他知名的畫作名稱嗎？
- 2.你認為梵谷留給我們人類最大的禮物是什麼？
- 3.我們若遇人生困頓時，應該用什麼方式度過這段人生的低潮期？